

[名著百部]
MINGZHU BAIBU

中国现代文学

沙汀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

沙汀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李淑英 编选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目 录

长篇小说

- 淘金记 1

短篇小说

- 丁跛公 235
在祠堂里 248
代理县长 258
在其香居茶馆里 269
老烟的故事 283

沙汀小传 296
沙汀主要著作书目 298

淘 金 记

—

一九三九年冬天。

早晨一到，整个市镇的生活又开始了。

人们已经从被窝里钻了出来。他们咳嗽着吐着口痰。他们大多数的人都睡得很好，既没有做过好梦，也没有做过恶梦。因为一切在他们看起来都是平常的和简单的；纵然某些新的事物，如物价，兵役和战争，有时虽也叫人感觉生疏，感觉烦恼，但时间稍久，也就弄习惯了。

浮上他们略嫌混沌的脑筋里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工作。但这也平常而简单：昨天如此，今天如此，已经做过好多年了。女人们上灶门口劈引火柴，腋下夹了升子到街上余米，或者带了桶去井边提水。男子汉对自己的职业也熟练，是都在进行着各种必要的准备了。

有着上等职业和没有所谓职业的杂色人等，他们也有着自己

的工作日程，而那第一个精彩节目是上茶馆。他们要在那里讲生意，交换意见，探听各种各样的新闻。他们有时候的谈话是并无目的的，淡而无味的和繁琐的。但这是旁观者的看法。当事人的观感并不如此，他们正要藉它来经营自己的精神生活和找出现实的利益来。

北斗镇是并不大的，它只有着一条正街，两条实际上是所谓尿巷子，布满了尿坑，尿桶和尿缸的横街，但它却拥有九个茶铺。赶场天是十三个。按照社会地位，人事关系，以及各种莫明其妙的趣味，它们都各有着自己一定的主顾。所以时间一到，就像一座座对号入座的剧院一样，各人都到自己熟识的地方去了。

人们已经在大喝特喝起来。用当地的土语说，这叫做开咽喉。因为不浓浓的灌它两碗，是会整天不痛快的。有的则在苏苏气气的洗脸，用手指头刷牙齿，一面和同座的人讲闲话。那个来得最早，去得最迟，算是涌泉居的主人的林么长子，已经把半斤豆牙菜摘罄尽了。

这是一个健旺的老人，很长很瘦，蓄着两撇浓黑的胡须。他早年的绰号是林么长子，现在叫林×嘴，因为自从民国十五年失势以后，他忽然变来喜欢吵闹，更加纵容着自己的嘴了。他曾经是有名的哥老会的首领，但他手下的光棍多半是乡下的老实人，被他半带强迫挪入流的。因此，在他的流水账簿上有人曾经发现这样一类有趣的项目：李老大来玉米两斗，去光棍一个。如此等等。

现在，用那细长的蓄着指甲的手指，他正在把那些散乱在自己面前的豆牙十分当心地聚在一起，不让有一根漏网。一面却又不时回过头去向他身后一席的茶客张罗，对他们的谈话表示一点零碎但却引人入胜的意见。大多数的茶客，我们不妨说正是为了他若干大胆锋利的谈吐来的。他们要借他来发泄怨气。他们在镇上的地位是屈辱的，无望的，但是野心却又没有完全死尽。在这一点

上，么长子无疑占着一个在野派的领袖的地位。

在他身后一席一共有五个茶客。全是江湖上的朋友，曾经凭着手枪或者骰子使人侧目，但现在已经规矩起来，主要的靠各种正经生意找饭吃了。他们谈话的内容是关于将在城里举行的冬季行政会议的节目。会期是十一月十号，只差两三天就开幕了。

他们的材料大半都是靠着传闻和臆揣来的，所以有时互相矛盾，而且极可笑的。但有一点却很一致，他们觉得是在被暗算着，威胁着了。他们担心着什么新的提案，同时也忧虑若干早经通过的提案会认真实行起来。此外，还有一点也彼此一致，他们都乐于谈那些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有着直接关联的问题，隔得远的，他们总一笑置之，似乎以为毫无讨论价值。

由于这一类人所共通的狭隘心情，在禁政问题上，坐在下首的芥菜公爷蒋青山，甚至同气包大爷万成福赌起气性来了。后者是正派袍哥，没有某种秘密嗜好，他再再力说种种传说都是故意放出的空气，值不得顾虑。而芥菜公爷则是著名的瘾者，那毒物不仅养活了他，并且使他发胖起来，长了所谓烟膘。他曾经戒过三四次，吃过种种苦头，都失败了。

如他的浑名所暗示，他是一个带点辣味的人；至少口头上如此，因为实际他是很温和的，他担心着拘留所和强戒期内那些夹着鼻涕眼泪的呵欠以及瘫软。他的胖脸上掠过一丝不快的冷笑。

“你给找保险，”他鄙视的咕咕着，“我还不知有这样一个好靠山呢。”

“不是那么讲，”气包连连解释，因为他是深知道对方的脾味的，一点小事他也可以唠叨几天；“这样说你哥子就多心了。我不过说是不会实行。你我还见少了么？你去打听一下看，一年的捐款要收好多万呀！？”

“现在不同了，”另一个人沉吟着说，“去年的皇历翻不得了。”

“我就没有看出什么不同来!”么长子忽然回过头来,“那些喝人脑髓的不一样在吃人吗?……老弟!都是骗弯毛根的,你倒听进去了!”

“对对!看我明天还会拿茶壶做斗子么!”

公爷苦笑着,大声地说着反话。这惹得全茶堂的人笑了。

当笑声停歇,那种在同样的情况下容易发生的不大自然的沉默跟了过来的时候,一个坐在挨近炉灶的方桌面前,无须的矮老头子,他嗽嗽喉咙,讲起一段茶壶做斗子的故事。这是那种孤人,没有恒产,也无职业,但却永远保持着自由独立的身份。

这人叫戴矮子。他所听说的故事发生在光绪年间一位富翁家里。那富翁已经快落气了,但他还担心着他那庞大的产业,怕给他的独子完全抽进那个其大无对的烟斗里去。他逼着儿子要给他一个戒绝的诺言才肯瞑目。这个机会叫他选择上了,所以他的亲骨肉果然发了誓,说他决心戒除这种害人的嗜好,至多只抽一口……。

“以后他硬只抽一口呢,”老头子接着说:“不过这家伙也会想,他就拿他妈一个茶壶来做斗子,一口泡子要管一天,这么大!……”

“看你把我说得热么!……快爬你的呵!”公爷笑着骂了。

“他不是打趣你,”么长子解释着,“这是真的呢!我都听讲过。他们说他的枪就像吹火筒样,要用绳子吊在帐顶上烧!……”

还没说完,他自己便已捧腹大笑了。

别的人也都跟着笑,但却十分谨慎,生恐从芥菜子那里引起不大愉快的反响。一两个讲究息事宁人的老好人,则正在设法把话题从那毒物牵开,希望谈点别的问题来转换一下空气。

这时候街面上已经逐渐热闹起来。在那些烧饼匠手里的小木棒儿,是在光亮的木桌上跳动着,吵嚷着,发出清脆的声音。叫卖

豆腐的担子担了沿街叱喝过去，街上偶然也出现三五个外表与本地人稍异的高长大汉，穿着褴褛，却极健康。他们是西北面老山里的山民，背上高耸着一两百斤重的茶叶包子。他们稳重的步态很像骆驼。

额外，是零零落落的碱巴担子和乌药担子。除开棉花，玉米和沙金，乌药和碱巴也是北斗镇一带山域地区的特产。但是从前一般人并不怎样重视，谁也想不到它们会在抗战中大出风头，因此繁荣了市面。而且胀饱了一批批腰包；许多人都因为它们发了财了。

么长子于在两年前便看准了这一着的。那个在城里做着小公务员的侄儿曾经告诉他，乌药可以代替某种原料，将来一定涨价，但他的金钱有限，胆量有限，他把注意搁在别类生意上面去了。所以一有机会，他总要向那些乌药贩子探听一下行情，虽然每一次都只能加深他的悔恨，使他摇头叹气地惋惜一通。

因此，当他从一个头缠黑布的乌药客询问市价，而对方胡乱应了一声，一面伸出三根指头比比之后，他禁不住叫唤了。

“娘卖×的，这是见风长呢！”他恨恨的说。

“这把有些人倒搞肥了呵！”气包叹息了，他所谓有些人是指他们共通的敌人在朝派说的：“今天也在收，明天也在收，就像抢水饭样！”

“他收个屁！”么长子嚷叫着，“要是老子胆大一点，他收？！千万手头太短促了！真说不得。前年才好几个钱一担呀？不要多。搁他妈十担在那里就是了。”

“其实现在还干得的，”公爷认真的建议，“我们集股来怎样？”

“不行不行，”气包摇摇头说，“听说要捆商了。”

“你又在乱放空气！”长子向地瞪着眼睛。

“实在的。听说所有的东西都要捆呢：乌药，盐巴，……。我看以后大家只有喝风好了；横竖米这样贵，城里老斗二十元了。”

这样一来，谈话于是转入一般的生活的诉苦上去。

在这种问题上，谈话最多最精彩的是戴矮子一类的两三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仿佛一架活的物价指数表样，从满清到现在，其间米价肉价的涨落，他们都大体记得清楚。他们只笼统知道目前的情形是怎样来的，所以多少不免感到不满。

“这样搞下去怎么了呀？”那个半瞎的老医生追问着：“哼，鸡蛋会卖一角钱一个！恐怕前头就是做梦都没有梦见过吧！”

“这就稀奇了么，”矮子接着说：“你去部金娃馆子里吃二分白肉看呢，——四角！才几片呀，薄得来可以一口气吹上天！从前怎样？医生是知道的，进去一坐：来四分白肉，红重！还要去皮带瘦呢，——八个小钱。不信你去问，郭金娃那个老狗入的还没死呀！”

“这还要问！”么长子也插入了，“我小时候也吃过的呀。八个小钱一碗的白蹄面，那几多？吃一碗就塞得你半饱了。不过，戴矮子！你有什么抱怨的呢？一个人一天烫两三个金夫子就够你吃了。”

“像你这样说，那些金夫子，都像是发财人呢。”

“发财人倒不是，可是你个家伙好烫猪呀！”

你老先人积积德吧！”矮子正经起打皱的脸：“要是我戴矮子的心肠有这样硬，连金夫子都要骗，我早当汉奸去了。你自己也看见的，大家屁股都在外面，饱一顿，饿一顿的，夜里就盖几根稻草。……”

“那你一天在梁子上喝风呀？”

矮子意味深长的笑着，并不答话，也不再说下去。

他是一个光棍，一个靠着骰子纸牌生活的人。并且他已经在北个镇混了几十年了。他知道这里的风俗，有许多人你是沾也不能沾的。所以他不能说那些被他哄骗的对象就是镇上各位大爷兼金厂主人的手下管事，摇手，沙班，等等工头工匠。他害怕着报复。

“我知道你的鬼多得很，”长子紧接着笑骂了，“谨防剥指头阿！”

“没说的！我大小是个光棍呀，要那样有那样。”

“那就行；不过说句老实话，那些马尾子真也太可怜了，要上吊，也找大树子吧！看你杂种将来还落得到一个好死么！”

×嘴自己开着金厂，他深知那些可怜的人们的实际情况，所以他的半玩笑的劝告，完全出自当时当地的诚实，丝毫没有虚假。他那坚硬坚实的心肠甚至隐隐约约冒出一股苦趣。

么长子并不是一个善良人，还很贪鄙，但纵是一个恶棍，他也会在某些时机享受一点那种于自无损的同情之乐，特别是今天，心里允满春愉快，他就自然而然对人好起来了。这愉快有两个来源，一，他的新槽子出金了；其次，他正期待着一种更大的喜讯。

夜里，那个金厂管事附带告诉他，根据一种传闻，一个新金矿被发现了。就在烧箕背，那金厂梁子最高的地方。而且还不是沙金，是成颗成粒的，成色同章腊金不差上下。这是一个刘糟牙的槽子上的老工匠漏出来的；他十七岁开始当马尾子，在金洞里爬上爬下背沙的时候便是那里，而且他还发现一个金门闩呢。

但其实，这传说已经是很普遍很早的了，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究竟，总是恍惚迷离的。在许多年老人当中，有的说好多年前烧箕背确曾开过槽子，但并无结果，所以很快就封闭了；有的又以为金子是出产的，半途而废的原因在于士绅们和业主的反对。因为那里是风水地方。现在，既然有过中人证明，情形就大变了。

所以在听完报告之后，么长子便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催促他的管事去找那老金夫子，约着早晨在涌泉居会面。他要亲自同他谈话，然后秘密进行开采手续，他叮咛他的管事不要张扬出去，因为如他所说，这镇上长手杆，粗喉咙的饿蟒，实在是太多了。

这时，因为新来了一个茶客，那个代表一个银行收买金子的委

员，茶堂里的空气更热闹了。虽然这个人两年前还是一个城里杂货店的老板，不足道的，但目前既然兼差着大银行的职务，人们的看法自然不同起来，大家提高嗓子招呼茶钱不说，还争着开，争着让出好位置来。这是因为彼此都想从他占点便宜的缘故。

么长子的首席是从来不让人的，便是城里的士绅来了，他也仅仅干叫两声茶钱，至多抬抬屁股。但现在，他竟从座位上挺直地站起来了。他把右手一摊，做出一个谦恭的邀请的姿势。

“坐起来吧，”他欢笑的说：“不要客气……”

他又把他拖了一把，那委员这才坐下去了。大家于是七嘴八舌的探问着金价。

“我今天就要进城看电报去了，”那小胖子高深莫测的说。“噫，这个战事像这样再打下去，恐怕还要涨呀。么大爷，你倒搞肥了哇，见天几钱！……”

“你听什么人说的？”么长子佯装着吃惊了：“像你说的，耳朵也早挤落了！你替我们想一想吧，工价好贵？还找不到人呀！”

“无论怎么说，你们总不会亏本的。”

“那也看……。”

急眨着深陷的微带灰色的眼睛，么长子含含糊糊的说了：

“这说不定，这要看运气……”

“当然啊！要是靠得准长钱，我也来了，这里的出产也确乎不行，没有响水沟旺，单是肖三大爷那个明窝子一天挖多少呀！”

“那你又讲得太过火了，”公爷客客气气的辩护，“烧箕背要是开出来，抵你十个响水沟呢！他肖老三算得什么？”

“你瞎说！”长子装模做样的连连摇头：“你又在放空气了！”

“说起来你哥子也不相信，金厂里什么人不知晓呀！你去问刘糟牙槽子上那个沙班吧，他就在那里背过沙呢。并且……”

“是不是还挖过一个金门子？”

“你也听说过吗?!”

“比你早!还是娃儿头的时候就听过几千遍了。不过,看样子你真像耳朵里夹毛钱,听进去了呢,——一根金门片子!……”

×嘴嚷叫着,一连打了一串响亮而清脆的哈哈。他想岔开关于烧箕背的传说,减少不利于他的注意,他立刻就做到了。芥菜子公爷脸红筋涨的,感觉得上了谣言的当。所以大家胡乱笑了一通之后,谈话就转到风水,迷信,和一般谣言问题上去了。不再是烧箕背。

但是,谈话虽然精彩,茶客已经陆续回家,吃早饭去了。那些节省大家,在走的时候先把自己的茶碗移向桌心,这是表明早饭过后他们还要再吃,不再另外泡茶。芥菜子公爷向他的同伴眨了眨眼睛,彼此陆续若无其事的向郭金娃馆于走去。因为生活过高,现在通不兴玩漂亮了。只有少数人没有走。林么长于便是其中一个,他在期待着那个老年工匠。

他的独苗苗孙儿土狗子,那半点钟前跑来拿走豆芽,并且顺便抢走一张毛票的七岁的孩子,拖着鼻涕,蹦蹦着跑来请他吃饭,但他费了很多唇舌终于把他赶起走了。

他还要等一会,他不耐烦地急眨着他的深陷的眼睛。

二

北斗镇的开采沙金,已经是相当久远的事了。然而,为人所熟知,像目前一样的那种比较大规模的发掘,却在辛亥革命前后五六年间。那时候最时髦的有两件事,其一是恭而敬之的送上半锭纹银,几个响头,取得一个光棍名义;又其一,便是淘金。

但时间过得很快,虽然光棍的组织至今还是这个偏远市镇上一般生活的决定要素,人们仍然把它看成正派风气,以能入流为

荣，淘金的潮流却并没有延长多久。然而，在一九三四年左右，当那批准亡命者从他们感觉生疏，感觉屈辱的都市里返回他们可以趾高气扬的生活的故乡以后，黄金的气运又复兴了。

和前一个时间相似，那些实际上沾了黄金的光的人们，他们所经常藉口的是赈济灾民。仿佛要不是他们让那些在饥饿中彷徨的庄稼汉子，满身泥污，背了尖底背兜，在那暗黑而危险的矿洞里爬上爬下，所有的农人便会断种，而这世界也就要垮台了。他们总向山沟里找人手，因为那里困苦最深，也就是说工资更低更廉。

最近一个时期始于七·七前后。起初的措词也一样，因为刚才遭了荒年。但随着抗战的开展，矿洞增多，最显著的是黄金价格的高涨，旧的藉口讲起来要红脸了。同时，人们也似乎变朴质了，他们坦然的流露出对于黄金本身的迷恋。但却又立刻来了新的口实：他们是开发资源，是在抗战建国了。他们于是大挖特挖。

所谓金厂梁子的正式称呼叫东山。但自从这个倒霉的家伙被一般贪婪者挖上一些大坑小洞之后，它的本名便失传了。它并不很高，没有树木，远看起来只是一埂漫远的黄土丘陵。现在，则自然是一座充满喧嚣的庞大的野市了。到处都散布着肥肠汤锅，红宝摊子和粗野的人影。有的地段甚至粗具了市街的模样。

就在这种地段当中，一家小酒馆在昨天开张了。但这所谓酒馆，是和肥肠汤锅比较说的，他只贩卖着烧酒、猪头猪尾等等不成材料的货色的卤味。因此，倘若同认真一点酒馆并列，那便卑卑不足道了。它的顾主，除开管事，沙班水班，锄沙的和洗沙的之外，高一等的人间或也来凑凑兴致，和工匠们胡吃一通。

新开张的生意总是很兴旺的。现在，又正当中午的时候，那个小小的蔑折篷子，已经给客人塞满了。但也通共只有两张桌面。在那关圣帝君的神位下面一张方桌子上，因为上席靠壁不能坐，连挂角一共有七个人。右手的圈椅上坐着一个面貌有点浮肿的，黄

面孔的五十上下的人。细眉细眼，微瘪的阔嘴上蓄着两撇稀疏柔软的胡子。

由于这外表，以及他那比较同桌子的人的斯文迟缓的举动，他的神气是和蔼可亲的，而且经常带着笑意。但他就是镇上有名的白三老爷，混名叫白酱丹，一架大爷，一个没落的绅士，在金厂梁子上是没有他的地位的，但却普遍的对感到畏惧。淘金一开始他就奔走着，张罗着，希望自己是厂主，或者同别人合伙。

直到现在他还存着这点野心，虽然人们一样对他敬而远之，再再回避着他。他们不仅畏惧着他本人，以及他那无穷无尽的巧妙的诡计，他们更担心着那一两个挡在他面前，实际上握着权力的人物，他的家产早玩光了，但是自视甚高，并不感觉处境的尴尬。他的纽扣上吊着银质的牙签，手上是响水烟袋，看来很是神气。

他的烟袋是红铜衬底，白铜刊花的，而且正因为如此漂亮，所以吃饭，走路和上厕所，他都从不离手。因为一个水班头子称赞着烟袋的做工的精致，他自己也就举起来瞧瞧，吹了一口沾在上面的细碎的烟丝。

“还是城里焦大爷送的；”他俨然的说，“吃了几十年了。”

“现在单是铜恐怕也要值好几个钱呢！”

“毛钱都卖好多钱一斤了呵！”

“清酒！清酒！……”

有谁拿着杯子一举，招呼着，大家于是就又开始喝将起来。

但酒是无力控制谈话的，反而刺激了它，所以酒杯一搁，筷子一搁，口舌又在别种欲望下工作了。不过旧的话题已经让位，已经不是白酱丹的烟袋了，他们在交换着金厂上的消息。

“刘大鼻子又挖夜了，”一个秃头的中年人说，“蚀了好几百元！其实该长钱的，就是人没有请对头，叫别人骗了。又抓过一次……。”

“好久的事？”三老爷问。

“还不是前一回的事，十几个水班全抓光了。沙子堆起出不了货，又叫贼偷了。总有一二十担吧，真是卖灰面碰见吹大风！”

“其实这些人也该振，平常嘴巴又臭……！”

二老爷不怀好意地笑了；但他接着又问。

“现在还出沙吗？”

“已经停工了！说是要顶。我看没有人肯接手吧。”

“为什么？”

“挖夜了的槽子都不愿意呀！不吉利。就像结亲样，……”

“我倒不管他这一套，”三爷放肆的说，“二婚亲就不生娃娃了么？！”

他想提醒大家，他不仅是个老爷，还是道地的大爷，任何提撒野的话他也来得了的。他引得全席人都发笑了。

他们大都知道他是老早就想拥有一个金洞子的。便是不知道的人，现在也从他的口气里得到暗示，只要大鼻子的停了工的洞子肯出货，他便可能收买。但他们却不知道，他现在是怀着另外一种目的来的，他的说话只是一时的凑趣。

谈话停顿了一会。随后一个塌晕头的沙班，头发已斑白了，红丝眼睛，为了讨好一个表面人物，他忽然想起似的问了：

“你想顶么？……算了吧！倒是挖烧箕背比你什么地方好呢！”

“那里挖得出什么……！”

他触到了三老爷的心病；他正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但他装着毫不在乎的神气。他故意反驳着他。“是好，老早山都挖空了呵！”白酱丹接着说。“满清时代就有人挖过，出点麸子金。所以才几天就搁起了。”

“你亲眼看见过么？”一个人伸着头问。

“他们老一辈人说的，我那时候还在吃奶子呢。”

“那就不确实，我讲的是真的呢……！”

虽然从塌鼻谈话的开始，那秃头和其他两个人有点吃惊，并且想把话头岔开，因为他们不久也才知道了同样的消息，却不愿意传播去会。他们想阻止他；但是没有做到，那沙班照旧说下去了。

这是那种藏不住半句话的人，而且酒已喝得够了，因此没有看出同桌的其他两三个人的焦急和不满，他只对了带着渴望清楚功底细的白酱丹的黄黄的圆脸，想把他听来的，趁新鲜原封不动的讲了出来。他骄傲他有了发泄的机会。

“他亲门在那里做过呢！”他继续说。“他讲才挖了七八天，就发现牛子，出了沙了；简直是成颗成粒的，好成色呀！”

“那以后为什么又搁起了呢？”三老爷逗引着他。

“有人不答应呀！说是风水地方，怕把龙脉挖断了！”

“那地方风水是有，”白酱丹抖科纸烟灰，说：“何寡母他们就是靠那里的几座祖坟才发的呢，可是现在不兴这一套了，——迷信！”

他把他那永远带着笑意的细眼睛盯住秃头。

“你听说过没有？真的吗？”他问。

“什么真的！只要你肯听，更热闹的还有呢。根本就是他妈一个乱扯乱弹的，几杯马尿水一灌，他就胡说白道起来了！”

“你不能这样说，”塌鼻不平的，忸怩的辩护，“一个人喝了酒就不讲真话了么？还有人偷来试过呀！怎么能算是乱说呢？”

“什么人？！”好几个人注意地问。

塌鼻子并不回答。他傻笑着，搔着为酒涨红的脸颊。

“讲呀！没有那个会卖你的，”人们催促着。

“说出来是不大那个，”沙班还在忸怩。

“呵唷！你说就说呀！”

“那我不提名子，”他终于决心了：“总有这么一个人嘛，也是大